

# 语气词“无”的来源及发展

楚艳芳

**摘要:** 文章讨论了中古新产生的语气词“无”的来源及发展情况。语气词“无”萌芽于“无(否定词)+也(语气词)”独用作是非问句的答语,形成于其进入古汉语“VP-Neg”型疑问句。最终,从规范化的角度来看,语气词“无”大体被语气词“吗”和“嘛”所取代。

**关键词:** 无; 否定词; 语气词; 来源; 发展

**作者简介:** 楚艳芳,女,讲师,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 H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 (2015) 06-0130-07

中古时期新产生了一个特殊的语气词“无”,它位于疑问句的句末,在传递疑问信息的同时还表达一定的否定意义。关于语气词“无”的来源以及发展情况,学者们的分歧较多,意见不尽相同。本文通过对“无”文献用例的考察与分析,试图对语气词“无”进行溯源探流式的研究,以期对汉语史的相关工作有所助益。

## 一、语气词“无”的萌芽

“无”的字形在甲骨卜辞中作“𠄎”,像人两手执物而舞之形,其本义是“舞蹈”,且基本上都与祭祀、求雨有关,如董作宾《小屯·殷墟文字乙编》三八九九:“勿无河,亡其雨?”“无”的字形在铜器铭文中作“𠄎”,加“辵”亦示舞动之义。然而在铭文中“无”又可以假借为否定词,一般作动词,表“有无”之“无”,如《郟公鼎》:“万年无疆。”也可以作副词,表示“不”义,如《孟鼎》:“无敢扰。”当“无”假借为否定词后,又造了“舞”作为其本义“舞蹈”的后起分化字。语气词“无”的来源与其本义“舞蹈”无关,而与其假借用法否定词有着直接的关系,故本文即从“无”的假借用法——否定词说起。

自从“无”假借为否定词,其基本用法就是作否定词,用在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下称NP)前否定NP,例证俯拾即是,兹不赘举。大约从春秋时期开始,否定词“无”又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用法,即“无(+也)”单独作是非问句的答语。如:

(1) 叔展曰:“有麦鞠乎?”曰:“无。”“有山鞠穷乎?”曰:“无。”(《左传·宣公十二年》)

(2) 子路问孔子曰:“君子亦有忧乎?”孔子曰:“无也。……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西汉刘向《说苑》卷第十七)

(3) 敞曰:“灾沴之气,其常存邪?”曰:“无也。……四支五脏皆病也。”(西汉刘歆<sup>①</sup>《西京杂记》卷五)

(4) 又问:“家有冤乎?”曰:“无也。”(东汉荀悦《汉纪·孝武皇帝纪》)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词汇通史”(14ZDB093)的研究成果。

<sup>①</sup>《西京杂记》的作者尚存在争议,一说是东晋葛洪著。

“无”进入这种格式虽然有违其基本用法，但也绝非偶然：第一，语言经济性原则的制约。这里的“无（+也）”一般用作是非问句的答语，疑问句的回答都要针对疑问焦点，是非问句的疑问焦点就是整个句子，因此答语也可以重复原来的句子，但显得有些多余，在更多情况下只用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就可以了。“无（+也）”所省略的NP以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共有的知识为前提，这样不但在语义上不会产生误解，而且形式上也更加简练。史存直指出：“在人们当面谈天的时候，靠具体语言环境的帮助，有时可以把一句话的许多成分同时省去，甚至留下一个关键性的词语。……对话省不仅比较常见，而且也省略得最厉害。”<sup>[1]</sup>可见，省略是“无（+也）”单独成句的基本动因。这种用法源自对话，最初可能具有较强的口语性。为了避免重复，省略了NP，然而这种省略并不妨碍我们对句子的理解，它完全可以在语境中获得，既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也充分显示了汉语丰富而灵活的表达力。

第二，受到“不/否、①非、未”的类化。上古时期，否定词“不/否、非、未”都可以单独做是非问句的答语，且从时间上看都比“无”早，“无”进入这种格式可能受到了它们的类化。最先进入这种格式的是“不”，在上古汉语中，“不/否”的基本用法是作否定副词，位于谓词性成分前面充当状语。然而“不/否”有时也偏离正常的句法位置，单独成句（“不”后也经常加上语气词“也”，构成“不也”单独成句），作是非问句的答语。如卜辞中就有：“今夕雨？不。”“今日雨？不。”命辞为是非问句，验辞为“不”。<sup>②</sup>后代以“不”后加“也”构成“不也”或单用“否”来作是非问句的答语为常。这种用法的普遍出现大约从战国时期开始，如：

(5) “然则为取可以为其有乎？”曰：“否。”（《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

(6) 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孟子·告子下》）

(7) 齐宣王问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8) “相国使子乎？”对曰：“不也。”（《吕氏春秋·不苟》）

与此同时，“未、非”也进入这种格式，如：

(9) 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左传·昭公八年》）

(10) 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孟子·公孙丑下》）

(11) 文侯曰：“溪工，子之师邪？”子方曰：“非也。……故无择称之。”（《庄子·田子方》）

(12) 散宜生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西汉刘向《说苑》卷第十三）

“非也”单独作是非问句的答语用得最多，也最自然。究其原因，恐怕与“非”本身的性质不无关系：“非”作否定副词本来就是用来否定谓语，因此承前省略谓语也不会使人产生误解。

“无”进入这种结构是在西汉时期，由于“不/否、非、未”进入这种格式的时间都比“无”早，而否定词“无”与否定词“不/否、非、未”的用法又有诸多相似之处，故“无”进入这种格式可能受到了“不/否、非、未”的类化。词汇史上有一种由于语言的类推作用而形成的词义引申现象，许嘉璐称之为“同步引申”，即“一个词意义延伸的过程常常‘扩散’到与之相关的词身上，带动后者也沿着相类似的线路引申。”<sup>[2]</sup>在句法、语义及语用上，“无”与“不/否、非、未”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它们沿着同样的轨迹发展也不足为奇。

否定词“无”独用作是非问句的答语是语气词“无”形成的萌芽阶段，原因是这种用法使“无”偏离了正常的句法位置，促使其进一步语法化。

① 古多作“不”，后来也作“否”。

② 相关论述可参见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一文。

## 二、语气词“无”的形成

否定词独用作是非问句的答语使否定词偏离了正常的位置,也使其具有了进一步语法化的可能。大约在东汉末,“无”进入以否定词结尾的疑问句<sup>①</sup>(下称“‘VP-Neg’型疑问句”)。何亚南指出:“一般认为‘无’字进入反复问句<sup>②</sup>的时代是南北朝,现在看来当提前到东汉末(公元二世纪中叶)。”<sup>[3]</sup>如:

(13) 幻与色有异无?幻与痛痒思想生死识有异无?(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卷第一)

(14) 有施与者无也?(三国吴支谦译《大明度经》卷第四)

(15) 人之美妙,有与我等者无?(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第一)

(16)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唐白居易《问刘十九》)

“无”语法化为语气词,原因同样有两个:第一,语用制约。语气词“无”的形成与“无(+也)”独用作是非问句的答语不无关系,它受到后面答语的影响而进入“VP-无”型疑问句。刘开骅指出:“今后的疑问句研究不仅要研究问句,最好也将答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联系答句来探讨问句,沟通问句与答句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揭示其中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sup>[4]</sup>是非问句有一个特点,它一般是由陈述句加上疑问语调或是疑问语气词来表示疑问,表达的是对整个命题的怀疑,答案要么肯定,要么否定。“无(+也)”可以用于是非问句的否定回答,问句受其影响,用“无”代替了原先的语气词“乎、诸(“之乎”的合音)、耶”等。“无”由最初位于NP前作谓语动词到“无(+也)”单独成句,再到附着于句子的末尾表达疑问语气,逐步语法化为语气词。

第二,受到“不/否、未、非”的类推。同样,“不/否、未、非”语法化为语气词的时间比“无”早,“无”可能受到了它们的类推。从西周中期开始,“不/否”就有了语气词的用法。日本学者志村良治指出:“中古疑问句的特色之一,是在句末用‘不、否、未’等否定词来表示疑问。”<sup>[5]</sup>目前学界认为“VP-不/否”型疑问句较早且可靠的例证是西周中期的五祀卫鼎铭文,但除此之外,在同时期的其他文献罕见,这种用法的普遍出现是在战国末期,早期多用“不”,有时也用“否”。<sup>③</sup>西汉时期,“未”进入“VP-Neg”型是非问句,东汉末期,“非”也进入这种疑问句。如:

(17) 汝贾田不?(《五祀卫鼎铭文》)

(18) 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孟子·公孙丑下》)

(19) 君除吏已尽未?(《史记·武安侯传》)

(20) 宁是长者珍妙宝非?(三国吴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卷下)

可见,在由否定词语法化为语气词方面,“无”依然与“不/否、非、未”等否定词有着相似的发展轨迹。孙锡信也认为从用“不”、“否”,到用“未”、“无”、“没(没有)”,是类推作用的结果。<sup>[6]</sup>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无”语法化为语气词,但它不是语气词中的典型成员。语法化使一个实词丧失其实在意义变为虚词,或一个较虚的语法成分变为更虚的语法成分,但语法化并非脱胎换骨的演变,在语法化后的语言成分中往往还保留着源成分的意义,这叫做语义滞留。“无”不管处在什么位

① 有时“无”后还可以加语气词“也”。

② 这里说的“反复问句”,实际上就是指“VP-Neg”型疑问句。我们认为这种“VP-Neg”型疑问句不是反复问句,而是是非问句。值得注意的是,从本质上来说,古汉语中的“VP-Neg”型疑问句与现代汉语中的“VP-Neg”型疑问句的性质并不相同。现代汉语“VP-Neg”型疑问句是“VP-Neg-VP”型正反问句的省略形式,是正反问句,而古汉语“VP-Neg”型疑问句是是非问句的一种特殊类型,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不过,观点的分歧并不影响文献用例的客观性。

③ 有时“不/否”后还可以加语气词“乎”、“耶”等。

置，具有什么词性，它的否定意味始终存在，只是语气词“无”的否定意味已经没有它作否定词时那么浓烈了。范开泰、张亚军指出：“每种词类中可能存在核心和边缘两部分，核心部分是该词类的典型代表，边缘部分则可能掺和有其他词类的范畴意义或句法功能，这是语言中的客观事实，划分词类过程中的‘两可’或‘两难’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sup>[7]</sup>“无”作为边缘成员进入到语气词之列，我们不能因为它的非典型性就否认其语气词的身份。众所周知，古汉语中有个很特别的代词“莫”，因为它具有代词的句法功能，同时还有否定的意味在其中，所以将它的性质界定为否定性无定代词，“无”与此情况类似。“VP-无”中的“无”虽然已经语法化为语气词，然而由于语言的演变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所以它还可以表示一定的否定意味。鉴于此，我们依据“VP-无”中“无”的功能（同时参照意义）将其性质界定为否定性疑问语气词。<sup>①</sup>

### 三、语气词“无”的发展

关于语气词“无”的发展情况，我们分为近代前期、近代后期和现代汉语三个阶段来分析。

#### （一）近代前期

与否定词“无”相比，语气词“无”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读音弱化；其二，否定意味弱化。我们研究古汉语，语调已不可见，但它可以在其他方面有所体现。“无”读音弱化，最明显的表现是字形的变化。语言是渐变的，东汉时期，语气词“无”产生，但不多见。到了唐朝，逐渐增多，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然而它的基本用法还是作否定词，语气词“无”的读音以及否定意味弱化到了与否定词“无”有了明显区别。因此，在晚唐五代时期，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形体“磨”、“摩”、“麼（么）”<sup>②</sup>，这三个字的读音相同，形体接近，用来记录语气词“无”的语音，同时在字形上与否定词“无”发生了分化，减轻了“无”字的负担。吴福祥认为字形最初作“磨”，他举了敦煌写本《王梵志诗》中的两例：<sup>[8]</sup>

(21) 损失酬高价，求嗔得也磨？（《借物莫交索》）

(22) 将他物已用，思量得也磨？（《偷盗须无命》）

晚唐五代“磨”、“摩”、“么”的其他例证如：

(23) 锦衣公子见，垂鞭立马，肠断知磨？（唐《云谣集杂曲子·凤归云》）

(24) 南斋宿雨后，仍许重来么？（唐贾岛《王侍御南原庄》）

(25) 欲趁寒梅趁得么？（五代成彦雄《杨柳枝》）

(26) 还有人道得摩？（五代静、筠二禅师《祖堂集》）

(27) 从无量劫来，还游得遍摩？（同上）

“磨”、“摩”、“么”在晚唐五代都已经出现了。“磨”出现最早，“么”的用例相对多些，“摩”在《祖堂集》较多见，之后极其罕见，我们检索了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sup>③</sup>，除了《祖堂集》的例证外，仅见清朝 3 例。可见，《祖堂集》中“摩”的用例较多可能与其作者的使用习惯有关。否定词“无”在中古属明母虞韵，“磨”、“摩”、“么”在中古属明母戈韵（三者语音与“无”接近，但又稍有不同）。最初三者混用，表现了它读音上的特点，也表明语气词“无”与否定词“无”发生了分化，语气词“无”假借“磨”、“摩”、“么”来记音。同时，三者混用，字形不固定，表明尚处于字形演变的过渡阶段。张相指出：“么，疑问辞。……唐五代时，随声取字，么、磨、摩，皆假其声为之，尚未划一，

① 古汉语“VP-Neg”型疑问句中的“Neg”都可以界定为否定性疑问语气词，只是它们都并非典型的语气词。

② 在此为了体现“磨”、“摩”、“麼”字形接近而用了繁体字“麼”，以下均使用简化字“么”。

③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dir=xiandai](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dir=xiandai)

似至宋以还始专用么字，后乃或并唐人所用之磨字而亦追改之矣。”<sup>[9]</sup>张涌泉指出：“晚唐、五代，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统一的中国又陷入封建割据和军阀混战之中。国力渐衰，世风下颓，一时曾有所收敛的俗讹别体遂又泛滥起来。”<sup>[10]</sup>晚唐五代时期是社会大动荡时期，无暇顾及语言的规范问题，用字不统一实属正常。

## （二）近代后期

宋朝以后，字形逐渐集中到“么”上，吴福祥也曾有过相关的论述，但并未解释原因。<sup>[8]</sup>究其原因，宋朝以后，版刻图书逐渐多了起来，这无形中对汉字起到了规范的作用。张涌泉指出：“宋代以后，随着版刻书籍的盛行和流传，以正楷为主的印刷体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字体逐渐趋于至尊。人们的书写有了可遵循的范本，从而大大渐少了俗字存在的机会和市场。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宋代以后俗字的使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sup>[10]</sup>因此字形逐渐固定在“么”上。最初，“磨”、“摩”、“么”的用法和“无”一样，都只是用于一般疑问句。大约从南宋起，“么”的用法有了扩展，可以用于测度问。大约从元代起，又可以用于反诘问。如：

(28) 莫是章柴头么？（南宋《五灯会元》）

(29) 王见多时不出来，莫不死了么？（元《朴通事》）

(30) 哥，你们再也敢和我打球么？（同上）

(31) 娘子要渡溪么？（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二）

(32) 来者可是姜子牙么？（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五十八回）

(33) 斐大，汝今还敢来赌一死生么？（明冯梦龙、蔡元放《东周列国志》第六十四回）

(34) 年兄差了，这事毫无影响，难道就独坐在你身上么？（明李清《柝机闲评》第二十回）

(35) 老师这一向有信么？（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三回）

(36) 这早晚就下了学了么？师父给你定了工课没有？（清曹雪芹等《红楼梦》第八十二回）

例(31)、(35)、(36)用于一般疑问，例(28)、(29)、(32)用于揣测问，例(30)、(33)、(34)用于反诘问。可见，至晚从南宋起，语气词“么”可以用于一般疑问、测度问和反诘问等句类中。

从元朝开始，又出现了语气词“吗”，其用法与语气词“么”接近。如：

(37) 门里有人吗？（元马致远《半夜雷轰荐福碑》楔子）

(38) 你老爹好吗？（元马致远《江州司马青衫泪》第二折）

(39) 强贼！认得前日雪天趁船的客人吗？（明施耐庵《水浒传》第六十五回）

(40) 莫非此子吗？（明余邵鱼《周朝秘史》第七回）

(41) 山僧刚有这形骸时，您赶上看到我，难道现在忘记了吗？（明李昌祺《剪灯余话》卷三）

语气词“吗”在元朝很少见，几乎都是用于一般疑问句。在明朝也不多见，它除了可以用于一般疑问句外，也可以用于揣测问和反诘问，如例(37) - (39)用于一般疑问，例(40)用于测度问，例(41)用于反诘问。辽朝《龙龕手鑑》卷第四“吗”字下云：“俗，莫霸切。”明朝《字汇》：“吗，俗骂字。”清朝《康熙字典》承《字汇》云：“俗骂字。”可见，“吗”本为去声，是“骂”的俗字。“吗”逐渐取代“么”，原因可能是“么”兼职太多。在近代汉语时期，“么”除了作语气词外，还有“怎么”、“什么”、“甚么”、“这么”、“那么”、“作么（生）”等，这些也都是常用词，因此这两种用法的“么”在字形上发生了分化，从而减轻了“么”的负担。

### (三) 现代汉语<sup>①</sup>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语气词“么”依然在文献用例中占据主导地位。清朝以前，语气词“吗”并不多见，清朝及以后，语气词“吗”的数量有所增加。我们以《红楼梦》<sup>②</sup>为例，观察语气词“么”与“吗”的大体分布情况：

《红楼梦》语气词“么”、“吗”用法表

词目 用法	么	吗
一般疑问	97	13
揣测	37	5
反诘	158	60
表示道理显而易见	9	0
句中停顿，点出话题	2	0
合计	303	78

从《红楼梦》中语气词“吗”、“么”用法表可以看出，“吗”的语气词用例并不罕见，其语气词用法基本上已经发展成熟，但此时的“吗”依旧不能取代“么”占据优势地位。除此之外，此时“么”的用法又有了新的拓展，它不仅可以用在一般疑问、揣测问和反诘问等疑问句中，还可以用在陈述句中，或表示道理显而易见，或用于句中停顿，点出话题。我们就以《红楼梦》为例：

(42) 凤姐微微冷笑道：“这个自然么，你可那里知道呢！……”（第六十七回）

(43) 只见袭人来了，进来看见宝玉，便道：“二爷在这里呢么，老太太那里叫呢。……”（第八十一回）

(44) 这个么，是宝二爷的卧室。（第四十一回）

(45) 袭人么，越发道学了，独自个在屋里面壁呢。（第六十四回）

例(42)、(43)表示道理显而易见，例(44)、(45)是用于句中停顿，点出话题。可见，“吗”虽然逐渐侵入“么”的领地，但“么”的语气词的用法并没有立即消失，“吗”、“么”有相当长时期的并存阶段，这个并存阶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中期。直到近几十年（建国后至今），“吗”在表示疑问方面才逐渐取代了“么”，占据优势地位。而“么”的句中停顿的用法被“嘛”、“吗”吸收，至于“么”表示道理显而易见的用法则被“嘛”吸收。如：

(46) 伊牧师明知道自己有点碎嘴子，病人吗，当然如此！（老舍《二马》）

(47) 菜嘛，一荤、一半荤半素、两素吧。（王蒙《坚硬的稀粥》）

(48) 你是司令嘛，当然要带头。（陆文夫《人之窝》）

(49) 我说不会一样嘛，我们明水历来都是慷慨大方的。（王朔《顽主》）

例(46)、(47)表示句中停顿，例(48)、(49)表示道理显而易见。同样是现代汉语，为什么“吗”、“嘛”对“么”的语气词用法取代得如此之快？除了上文提到的“吗”、“嘛”分化了“么”的

<sup>①</sup> 依据蒋绍愚对汉语史的分期，把现代汉语的上限定为“18世纪中期，或者粗略一点说，定在清初”。（参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sup>②</sup> 《红楼梦》一般被看作是现代汉语语料。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即以《红楼梦》为标准，辅以《儿女英雄传》。

职能外,恐怕还是与社会因素不无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推行了各项语言文字法令、政策,对汉字的规范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教育的普及,媒体、舆论的导向作用等科教文化事业的繁荣也给文字的规范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关于语气词“么”、“吗”、“嘛”的规范问题,我们从《现代汉语词典》以及《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就可以看出来。《现代汉语词典》是目前较权威的中型语文辞书,它仅指出“么”同“吗”,并没有进一步的解释,而对“吗”有详细的解释,并标注词性为助词,这说明“吗”是推荐字形,“么”是非推荐字形。《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给“吗”标注词性为助词,而“么”没有标注词性,说明它只是语素,用法是作词缀和歌词中的衬字。《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在表示道理显而易见的用法上,也都是把“嘛”作为推荐字形,并标注词性为助词。总之,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文字的使用逐步统一化、规范化,语气词“么”逐渐被语气词“吗”和“嘛”所取代。

当然,在现代汉语中,还有一部分人依然会使用语气词“么”,原因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语气词“么”的使用频率很高,而语言演变都是渐变的,语气词“么”并不会在短时期内销声匿迹。其二,从口语发音来看,“么”的韵母一般发央元音[ə],这样的发音非常自然,毫不费力;“吗”和“嘛”的韵母发音一般接近[ɑ],开口度较大,发音较[ə]略显困难。综合这两方面原因,语气词“么”在现代汉语(尤其是口语)中还有残留,这也是语言发展中的正常现象。

#### 参考文献:

- [1] 史存直. 汉语史纲要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224.
- [2] 许嘉璐. 论同步引申 [J]. 中国语文, 1987 (1): 50-57.
- [3] 何亚南. 《三国志》和裴注句法专题研究 [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12.
- [4] 刘开骅. 中古汉语疑问句研究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253.
- [5] [日] 志村良治. 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22.
- [6] 孙锡信. 语法化机制探赜 [A]. 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89-96.
- [7] 范开泰, 张亚军. 现代汉语语法分析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51.
- [8] 吴福祥. 从“VP-neg”式反复问句的分化谈语气词“麽”的产生 [A]. 语法化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 [C].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141-158.
- [9] 张相. 诗词曲语辞汇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379.
- [10] 张涌泉. 汉语俗字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30.